



石遺室詩話續編卷十一

(續前號)
(不許轉載)

侯官陳衍



說洗兵馬云。洗兵馬聞收京而憶上皇也。題下自注四字。最當著眼。雖聞收京而尙未還京。亦尙未收東都。此公還鄜仍赴行在時。途中所作。或家中聞信而作。解此詩。一不得拉入還京後事。一不得拉入收復東都事。一不得拉入廣平王爲太子事。一不得拉入還京賞扈從功臣事。一不得拉入太子被讒事。一切皆後來事也。詩分四段。中興十二句。聞收京之信。而遙憶上皇之在蜀。成王十二句。敘諸將奏收京之績。預擬來春隨從肅宗奉迎上皇。大駕還京。攀龍十二句。先將攀附之徒。放倒言向來所倚任。則如房如李。現在翊輔。則有張公。崆峒指上皇言。諱遜荒爲訪道耳。三年一聯。正是追憶上皇在蜀三年淒涼之况。蒙帝力三字。隱就上皇言。見得天

命所以猶存。人心所以不去。皆上皇臨御數十年功德。有以維繫之也。郭李諸將。房張諸相。皆是上皇舊人。蕭何或指杜鴻漸。以肅宗有關中蕭何之語。然在杜老意。自應指房瑄。瑄首爲相也。子房則從來指張鎬。但不應瑄一句而鎬五句。則此子房當指鄴侯。不以切姓論。張公獨詳者。此時瑄已罷相。鄴將還山。現在宰相則張也。成王爲兵馬元帥。卽廣平王也。故敘其功於郭李之上。以後一字不相交涉。鳳輦六朝人。並作太子事實。鮑明遠集可攷。廣平無緣預派作太子。此處百忙中。又何緣夾入愛子話頭。說秋興八首云。自來注家說此詩於第二三章。並未有得正解者。皆坐未知奉使句義。今先爲證明之。按送從

弟亞云所以子奉使。贈蕭二十使君云。俱爲蜀使。臣凡帶京職。爲幕僚者。皆稱使臣。錢起送裴迪侍御使蜀。劉長卿送張侍御使嶺南。皆是言入幕。杜詩言奉使者一二十處。以此意讀之。無不合者。此詩首章爲秋興緣起。次章興因入幕而留滯難歸。三章又推原說。因抗疏而淪落不振。所以然者。皆因亂離以後。朝班換局。文武易人。曩日舊臣。自然退廢。况又西北兩路。兵戈未息。遠地羈棲。能無冷寂。故以第四章總敘時局。以後四章。則以有所思一語領出。致其今昔盛衰之感。所思往事。皆指開元盛時。昔曾字武帝。字言下。隱隱有一明皇在。觀四章所述。皆獻賦授官以前。而不及拾遺諫垣以後。亦可見所思在平居未亂以前矣。末章昔字。總收上四章。與第四首昔時。繳應。案嚴武寄題杜二錦溪野亭云。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亦以楊亮之爲使君相况矣。

說第二首云。嘗論嚴武之於少陵。恩禮情貌。可謂篤於

舊誼。若謂眞知己。則未也。既未嘗薦之於朝。又不能資之北返。徒欲藉其聲名。以爲軍府之望。而非實資其佐畫者。杜老一紀淹遲。終於客死。正坐再鎮時一番強留。讀此詩。有以識其所慨者隱矣。望京華三字。俗說標此爲全詩眼目。豈非皮相。案杜老亦別無眞知己。武猶差強人意也。

說第三首云。抗疏爲一章眼目。言徒因昔日之抗疏。而功名已薄。欲爲後世之傳經。則心事相違。劉向亦多所奏議者。而中遭廢黜。故以爲比。同學少年。謂鳳翔同志。卽所謂厚祿故人也。案心事違句。實謂傳經非己素志。說第四首云。肅宗賞扈從功臣。以郭湜李輔國爲首。所有攀龍附鳳。化爲侯王。皆鳳翔新進。明皇舊人。十存二三。至代宗朝。又易一局。五六句。謂安史之亂未平。吐蕃之難旋起。回首京華。徒成故國。說第五首云。所思在宮闕。說第六首云。所思在曲江。說第七首云。所思在昆明。說第八首云。所思在漢陂。

說諸將云。五律之有感五首。七律之諸將。七絕之口號。二篇。五排之建都夔府二篇。皆於時事大有關係。惜不得見於奏議。而徒託之篇什。其已見於奏議。而以焚諫草。不傳者。二事。論鳳翔之當親征。論花門之爲閭閻害。劉昫皆不能言。而獨傳疏留房瑁一事。不亦重可惜哉。卽如此五詩。首章爲守衛京畿者言。次章爲控制河朔者言。三章爲屏翰山東者言。四章爲綏輯南荒者言。末章爲節制西川者言。言下何等明白。而猶有看作五詩。皆爲河朔而發者。不亦妄耶。

說首章云。肅宗還京。兩都近畿。皆增鎮設衛。而代宗之世。吐蕃陷京師。焚陵寢。如入無人之境。已是往事。永泰元年。吐蕃再逼京師。都城戒嚴。故用見愁字。轉落說次章云。借助回紇。正謂力不足以制河朔耳。五六句言哥舒百萬防關。尙至失守。國初晉陽一旅。遂創鴻基。見謀略在人。何必借師外國。

31993

說三章云。淄青成德盧龍天平諸軍。皆山東鎮也。是時

諸道不供貢職。必以餉軍不足爲詞。故以王相國爲之表率。

說四章云。自中官呂太乙擾亂南荒。洞蠻時復反覆。貢獻不至。此章言南方雖非用兵之地。而綏靖之方。與西北並重。安得以萬里嶺海。付之一二中人。翡翠明珠。悉索致叛。爲鎮帥者。當念南北皆天王疆土。不可廢懷遠之略也。嶺南雖有都督府。而主海舶者。仍是閩宦。亦主兵事故並論之。

說五章云。西川外備吐蕃。近防蠻寇。地遠而險。竊發屢聞。國家以此地付之杜鴻漸。雖優其事權。獨稱副帥。而亦何補於計。觀嚴武兩次去蜀。兩番搖動。則其鎮遏之略。必有過人者。故以其軍令分明。爲後人告。正是杜鴻漸對病之藥。觀其處置崔楊相攻事。只是糊塗了事。公之不滿於彼。有所由來也。案說四五兩章。皆與錢箋同。

說同諸公登慈恩寺塔云。語語是說時事。語語祇是說

31994

登臨妙在起四句。從後文憂危意倒轉而出。已見阨隄之象。如此筆意。豈元白輩所有。方知四句折入登塔。七星八句。塔上所見。秦山四句。自是登高警語。不作喻意看。迴首八句。從遠景託喻。轉落憂危意。寫懷作結。迴首二句。喻明皇游巡。或拉入太宗者。謬惜哉。二句。喻貴妃侍從。大抵謂華清之幸耳。黃鵠四句。喻去者哀鳴。何所存者。但謀稻粱。蓋自曲江去後。朝臣皆尸位素餐。燕雀處堂。而明皇方耽逸游。不恤國事。公知朝局日變。所以結為隱憂。

說送高三十五書記云。哥舒立功。公獨以為生事。達夫受辟。公亦不以為喜。看後日授河西尉不拜。則公意可知矣。此詩將正意劈空喝破。入後絕不申明此意。祇就題面縈繞盤旋。所以說難說之話也。起四句突然而來。警然而過。飢鷹二句。接語不倫。人實四句。轉筆又甚蹊蹊。且通首無一贊美之語。處處可疑。細按乃知公意以為異日自持旌麾。方是功名之會。此行但一書記。詎為

國士之知。勿如飢鷹趁肉。隨人指鷹。徇主將意。作窮荒之舉。但故顛倒錯亂其辭。令讀者莫測其指耳。高生八句。清出書記。所愧句本是己意。而借高口中說出。此言語妙處。人實二句。轉筆奇捷。贈高正意。全在此三語。而此行二句。故用門面語以亂之。男兒二句。又即折轉箇裏說話。此八句似贊似規。語意在吞吐閒。常恨八句。送之之辭。此處方入常調。邊城二句。結筆奇切。仲宣從軍詩。鞠躬中堅內。微畫無所陳。正是參謀事也。故以此勉之。暗與起句相應。不止泛泛囑其寄詩也。

杜園說杜說大雲寺贊公房四首最妙。總說云。此四詩為杜老陷賊時藏匿伏竄之所在。情形句句字字皆有下落。蹤跡明白如此。而尚有宋景文新書之亂道。後之解杜詩者。亦無人看出。說第一首云。寺在長安。贊公房五律題下注云。篇中所言。悉是沒賊時事。蓋公為贊所匿。不為賊所拘。洞門徐步。深院幽期。扉開復閉。意會行遲。細味之。皆是深藏私匿情形。心在水精域。起筆直透。

末章衣露春雨時。近伏次首。領起本章。洞門四句。寫其
 行藏。醒醐二句。言寓食於寺。把臂有多日。開懷無愧辭。
 重筆提起。為四詩之大關目。不受賊污。往返多時。言之
 灼然。黃鸝二句。反映己之不得自由。愚意二句。足上徐
 步幽期意。湯休二句。入贊公。說次首云。前首言飲食。此
 首言巾履。善藏伏年餘。衣履皆敝。取給於僧也。自顧二
 句。承上作轉。道林二句。以德字謝其庇藏衣食之惠。說
 三首云。聚首年餘。晨朝分袂。故聯牀夜話。不寐通宵。非
 謂平時夜景也。詩乃竄赴鳳翔別贊之作。則此章為四
 詩正位。說末首云。以臨別握手。而以童子掃地。極沒要
 緊事為詠。豈非無聊之甚。不知兒童四句。寓意極微。乃
 謂己蒙贊公覆庇。得以清白之身。不污偽命者。由於皈
 依淨域。故不墮惡濁世界。末二句。正繳應此意也。霞爛
 霧褰。高節照映。徑花幄柳。委靡可傷。為自己幸。為他人
 惜。一派皆寓託之詞。不是寫景。艱難六句。從平時晤語。
 遞到辭別。泱泱六句。則又追敘舊事。以深致其謝忱也。

首章把臂二句。是總敘心迹。末章既未二句。是總敘行
 藏。首章心在二句。是總提。末章近公二句。是總結。案此
 說真發前人所未發。其他雨過蘇端（原注端置酒）晦
 日尋崔戢李封。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諸篇皆陷賊
 潛匿時。私相往來之作。哀江頭。哀王孫。亦其時作。一在
 至德二載春。一在至德元載七月後。皆可以推知者矣。
 若如唐書說為賊所得。何以能不污偽職。何以能免於
 六等治罪乎。
 說沙苑行云。唐於邊地。設四十八監牧馬。同州沙苑其
 一也。祿山總監事。而私送健馬驅歸范陽。獻御反是其
 次者。公私憂之。故作是詩。
 說寓居同谷縣作歌云。拾橡迺後漢李恂事。正罷官流
 寓關輔。事實故用為發端。而舊唐書便傳會作實事。
 說不見詩云。明是為太白賦招魂。以未得其信。故且
 託辭於讀書處耳。自此後。太白不復見於詩。白長沙遇
 赦。族人陽冰為當塗令。往依不久。即遭腐脇之疾。計其

31996 卒在上元初。至此又二三年。而尚不聞其凶問。無官位人自無從訪考耳。大匡山在蜀之緜州。太白舊讀書處。己身在蜀。故招之。可曰歸來。非廬江之山也。

說遺憤云。收京郭令公力也。乃置之散地。而令僕固懷恩主兵。致助國討賊之花門。驕橫莫制。鞭血指回紇。可汗。榜魏少華崔瑒事。

說城上云。此聞代宗幸陝之信而作。

說春日江村云。此辭幕歸來將去蜀中眷念草堂而作。

說旅夜書懷云。名豈文章著。以氣節傳也。官因老病休。

言雲安病滯。不能赴功曹之召也。

說月夜對雪。春望云。三首皆陷賊時所作。瓢棄者惡其

有聲。爐存者可以復然。

說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云。艱難之際。大帥竟

請天子之諫官為僚屬。至尊方旰食時。曲徇所請。幕府

輟諫官。當時驚為創舉。其後遂以為例。凡奉使入幕者。

必加侍御銜。其副使參謀。則加檢校員外郎。唐末藩鎮

益強。僚屬皆侍郎中丞銜。此可以觀世變也。

說病柏云。葉石林以枯栢為房公作。以余詳之。此篇

語語與房公脗合。乃以病柏喻房公。而枯栢自喻也。說

病橘云。憫貢獻也。以甘園詩觀之。則西蜀有甘橘之貢。

乃詠實事也。說枯棧云。憫誅求也。

說清明篇云。疊三仄韻而後放平。杜家新格。

說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云。於題中著一戲字。此

有多少防閑界限。在自餘戲為齊梁體。戲為俳諧體。強

戲為吳體。戲題惱郝使君等篇。皆此意也。至如戲鄭廣

文戲韋偃。此自以詞語為戲。不在此例。案尚有戲為豔

曲。

說老病詩云。白樂天任忠州日。增此第三聯為七字句

云。巫山夜足露沙雨。隴坂春多逆水風。用王右丞漢

水田陰陰夏木例也。

說寄高三十五詹事適云。凡發端過脈之聯。無妨兩句

一義。如左太沖之柔條旦夕勁。綠葉日夜黃。謝康樂之

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此類不一而足。故郎士元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當時以爲名句。此發端語也。

說飲中八仙歌云。格局奇特。然亦只是從隴上壯士李波小妹諸古歌脫化而出。人自爲解。故不妨複韻。曹子建棄婦詩。重押四字皆同義。任彥昇哭范僕射詩。重押三情四人字。則其詩闕脫非一章。正與退之公安園池詩同也。杜韓複押之韻。皆文同義異。余盡已逐字拈出。

惟退之庭楸詩。重押三開二聯字。則是以游戲故爲之耳。古詩焦仲卿妻篇。複韻最多。案八人直起直止。實從漢書韓彭英盧吳傳贊來。

說今夕行云。短篇寫一事。無他出路。則借換調爲換筆。故篇末多用轉韻作結。風詩三四章重疊者。其末章亦必換作別調。唐人法又本於此。高岑王李已變初唐平調。而稍緊之。就中高岑又緊於王李。岑始用縮句調。

高始多不拘四句轉舊格。至李杜始多一韻到底。說貧交行云。二韻古詩。東坡咸寧英氣章。是仿此格。或

讀作絕句誤矣。

說天育驃騎圖歌云。前四句轉韻。後二句轉韻。音節愈收愈緊。

說哀王孫云。畫爲四段。一韻到底。而於每段首加押一韻。此亦少陵創格。東坡天欲雪雲滿湖詩。每四句之首加押一韻。實本於此。

說短歌行贈王郎司直云。每四句一解後。用一單句閒之。單句雖祇一語。其實是一段文字。

說桃竹杖引贈章留後云。使杜老常作此體。其豪蕩崛奇。豈減太白。而不肯多作者。正以非正格耳。長短句雜言。亦僅於入奏行一見。

說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云。芮公四句。兩句蒙上用韻。兩句連下。用韻。故讀者不敢於此處截斷。

豈知少陵慣用此法。久雨期王故軍不至篇。亦二韻蒙上。二韻連下。但此是四句。彼是八句。桃竹杖篇。則一韻蒙上。一韻連下。尤異。送王砮篇。亦二句連下韻。而無蒙

31997

31998 上處。劉少府畫障詩立字韻。韻則連上。語則連下。昌黎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詩。臯字韻。亦於下段首。蒙上段一韻。其法本於毛詩。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古音以)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及仲山甫。出祖。牧人乃夢。(古音萌)皆於下章之首。蒙上章一韻也。案仲山甫出祖。牧

人乃夢二句。不必有韻。釐爾圭瓚。當以瓚字與下文人土田為韻。不必以卣為韻。有如召公。是蒙上章為韻。不云自頻。亦蒙上章。職兄斯引為韻。毛詩此類尚多。

杜園說杜說太歷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峽云。是時僕固懷恩誘二番入寇。都城戒嚴。旄頭主戎狄。不必遠引祿山事。

說回權云。此行不至柳。自衡州回船至長沙也。說過南嶽入洞庭湖云。詳題義。是自南而北。與回權詩同時作。

說奉贈盧五丈參謀云。先時臧玠之亂。公尙未泊船。故未入長沙。凡長沙詩。皆迴權後作。

說哭韋大夫之晉云。公先有送韋五律云。湖南安背水。峽內憶行春。則韋必以蜀中刺史。遷湖南。觀察兼團練使。故云背水。韋出峽時必嘗招公同行。公以病滯為後期。及此過訪。而韋已卒。此篇真喜四語。後篇空裏四語。皆道此事。

說送盧十四侍御第。護韋尙書靈櫬歸上都云。此詩作法。從前注家多不解。將全首都說向盧侍御身上。此大錯也。送侍御。祇參佐八句。及末四句。餘皆說韋尙書也。韋曾為御史中丞。其後加大夫。六朝舊制。臺長外歿。則臺中僚屬。備威儀。迎其歸櫬。或唐時猶爾也。若盧侍御。乃一檢校。借銜臺中。豈有迎理。戎狄四句。指吐蕃陷都城。掃除謂園陵被蹂。促箭言勤政。添旂謂增設兵衛。黃閣老謂倚任相臣。白登圍指幸陝。言不致此也。代宗惟程元振之言是聽。於大臣無所親任。韋嘗論及之。與公意合。羣兇指悍帥驕將。姑息授鉞。一依所請。故曰嗜慾肥。刺規端拱。言聽諫修德。儉約謂減省兵餉。此尤時弊。

之大者。故單抽此一事在後。作總項之筆。對敷二句。舊解皆作望侍御薦己。按幕僚有先主帥召入者。此是特選。若其期滿還都。尚須參選。如杜老以上佐檢校員外郎參選。只得參軍。其他稱侍御者。不過得承尉。豈得還臺朝謁。而望以薦揚乎。

說冬晚送長孫漸舍人歸州云。節度觀察得辟管內刺史。為僚如王彭州岑嘉州之屬。及其辭滿。則仍歸州。或於歸字下妄添出某州。非也。或是韋之晉幕僚耳。說奉贈蕭十二使君云。此詩並小注。言前後兩入嚴幕。文理甚明。舊書載入幕在上元二年。上元二年乃嚴前鎮時也。注家緣不得閒字義。遂將杜老行蹟埋沒千載。皆宋景文新書謬耳。閒為廁義。左傳皆然。與昨者閒瓊

樹字法相同。

說復愁十二首云。六首溯亂原。開邊釁以為邀功之地。廟算之失。非一世矣。說七首云。隳先朝兵制。而借力外蕃。何以立國。上首言吐蕃。此首言回紇。是時回紇亦入寇矣。錦獸張當即錦虎張。開元弓名也。說八首云。不但河北擅命。即山東河南亦效尤偃蹇。姑息之政。始於代而成於德。說九首云。代宗添設廂軍。屯聚禁苑。而轉江淮之粟以餉之。以宦官為之帥。鳳凰城謂紫禁城。祖宗舊制。羽林軍不入禁城。今乃不然。是以論之。重在苑囿不宜屯兵。故且以轉粟姑予之。自憲宗以後。宦官以天子為門生。廢立惟其所為。豈非此舉階厲。